



叙利亚第一夫人阿斯玛·阿萨德被誉为“沙漠玫瑰”，成为连接叙利亚与西方的桥梁。

# “沙漠玫瑰” 随风飘摇

## 叙利亚局势动荡，第一夫人“消失”数月首现身

在传统的阿拉伯世界，叙利亚是一个世俗国家——女人不必戴面纱，可以公开露面。但在这里，保守的社会价值依然是主流。2000年末，一位来自英国的女孩仿佛一股清新的空气，在这个古老的国家激起阵阵涟漪，她就是阿斯玛·阿萨德。

### 叙利亚的“戴安娜”

在嫁给巴沙尔的12年中，阿斯玛一直以无视陈规和亲民著称。在初为第一夫人的三个月，她穿着牛仔裤和T恤衫微服私访游历叙利亚全境，用自己的眼睛观察这个国家的民众、发现这个国家的问题，而不是被灌输先入为主的观念。阿斯玛说，“这就是我的做事方式，我就要以这种方式做第一夫人。”

回到大马士革后，阿斯玛的举动再一次刺激着叙利亚政界保守的神经。她用形式随意的见面会代替了以往的长桌晚宴，主动将自己介绍给各位部长，并走到他们当中亲切交谈。阿斯玛热情随和又不失大方，让在场的要员们无不惊讶。之后，阿斯玛和丈夫巴沙尔便装出现在剧场，成为叙利亚最爆炸性的话题。阿斯玛还说服丈夫从官邸中搬出，住在首都的一所公寓中，并且每天还亲自驾车接送孩子上学。

虽然这些举动令保守派颇感不快，他们认为阿斯玛“太西化、太自由、太独立”，但阿斯玛并未因此而停下脚步。她热衷公益事业，关注农村的发展、年轻人就业和贫穷等问题，这些为她赢得了国际赞誉。在一次访问拉塔基亚教育中心时，她并未按照事先安排好的计划参观，悄悄来到一个学生讨论小组，学生们正在讨论有关互联网的敏感问题，第一夫人毫不介意，还加入了讨论，并与在场的学生一一握手，还亲吻他们。

这一幕，让媒体仿佛从阿斯玛身上看到已故戴安娜王妃的影子，当年戴妃也是这样与孩子们打成一片。

### 从特优生到第一夫人

阿斯玛出生于伦敦一个叙利亚裔家庭，父亲是心脏病专家，母亲是退休外交官。优越的家庭背景，使阿斯玛从小便接受到良好的教育，她能够流利掌握四门语言。虽然长在伦敦，父母却不想让阿斯玛隔断对叙利亚血统的身份认同，在家中他们依然保留着叙利亚生活方式。对此阿斯玛打趣说，自己直到7岁才知道父母会说英文。

父母严厉的教育方式使阿斯玛一直成绩优异，她以4门课程全A考取伦敦国王学院学习计算机科学，并以第一荣誉等级毕业。毕业后，她先是在德意志银行工作两年，之后又加入了摩根投资银行，以并购专家的身份在伦敦、巴黎、纽约等地工作三年多。就职于顶级金融机构，也使她对叙利亚经济状况颇为了解。

由于每年都要与父母回叙利亚探望亲友，阿斯玛在故乡遇到了年长自己10岁的巴沙尔。情窦初开的阿斯玛对巴沙尔一见钟情，1992年，巴沙尔到伦敦学习眼科学时，两个人的心开始走到一起，并陷入爱河。

当时巴沙尔还不是父亲眼中的继承人，他可以不受约束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随心所欲地与阿斯玛恋爱。直至1994年，巴沙尔的哥哥死于一场意外，老阿萨德开始着力将巴沙尔培养成接班人，这一变动改变了巴沙尔也改变了阿斯玛的命运。2000年，老阿萨德去世，巴沙尔顺利当选总统。就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，巴沙尔与阿斯玛秘密结婚，她也随之加入了叙利亚国籍。

### 优雅赛过布吕尼

西方教育背景加之自身的高贵气质，阿斯玛获得西方媒体的好感。法国ELLE杂志将阿斯玛评为最有格调的第一夫人，风头甚至盖过名模出身的法国第一夫人布吕尼。阿斯玛还屡屡成为西方首脑的座上宾，但她并没有沉浸在这些光环中，因为在她的眼中，叙利亚的贫穷才是她最需要关注的地方。

巴沙尔掌权之初，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些改革，包括彻底摒弃已经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，开放银行私有化和国外投资等。虽然这些措施使叙利亚经济快速发展，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徘徊在2000美元左右。在第一夫人眼中，贫穷是导致叙利亚一些严重社会问题的根源，特别是极端主义。

在意大利的一次演讲中，阿斯玛指出正是贫穷为极端主义者提供了听众，她希望发达国家能够向叙利亚的贫穷问题施以更多援手，因为“贫穷问题是一个影响全人类的顽疾，它使人绝望，而绝望则孕育罪恶。”

阿斯玛运用个人号召力，帮助叙利亚民众脱困。叙利亚农村综合发展基金便是其中一个主要项目，这个项目致力于向农民提供小额贷款并向学生提供奖学金。叙利亚60%的人口是25岁

以下年轻人，阿斯玛说，“这些孩子是叙利亚今天的现实和明天的希望，我的工作就是确保他们的希望能够成为叙利亚的现实。”

阿斯玛的努力得到了许多下层民众的认可，阿斯玛身边的一名工作人员说：“她有一种独特的魅力，能迷倒周围每一个人，我们把她看成是希望，她的行动给国家带来很大的影响。”连反对派也对阿斯玛赞赏有加，“她做事认真、有热情，对叙利亚的改革、国家的开放以及民权社会等都有兴趣。”

### 包容多元推销叙利亚

正如同西方与叙利亚在价值观上的诸多碰撞，阿斯玛成为第一夫人后被问及最多的问题，便是如何重新定位自己的身份认同，如何处理与叙利亚保守文化之间的冲突。阿斯玛说，“我在英国长大，在那里我看到的是宽容异己的传统，思想的碰撞与共存。叙利亚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世界，在这里我试图海纳一切，古罗马文化、基督教文化、伊斯兰教文化……”

包容，正是阿斯玛成为连接叙利亚与西方的桥梁的重要原因。虽然在政治上西方和叙利亚仍存在很大分歧，但在阿斯玛的努力下，叙利亚与西方在文化和技术合作等方面已经打开了缺口。

阿斯玛说，“叙利亚已经不再和一些国家针锋相对，我们开始在更多领域寻求合作。比如，我们虽然还不能和法国彼此完全认同，但法国已经开始为叙利亚的经济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提供资金援助，德国则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为叙利亚提供了技术支持，日本和意大利也为叙利亚的发展计划提供了不同程度的帮助。”对于一些仍存芥蒂的国家，阿斯玛认为，这一地区的发展最重要就是合作与对话，而不是互相恫吓。

然而，自从去年3月叙利亚爆发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活动并出现流血冲突之后，阿斯玛便销声匿迹，关于阿斯玛的报道也是凤毛麟角，外界甚至连阿斯玛身在何处都不清楚。有人猜测，阿斯玛已经回到家乡英国。也有人说，阿斯玛并没有离开叙利亚，她相信丈夫巴沙尔能渡过难关。2月26日，阿斯玛陪同巴沙尔参加新宪法草案公投，正式打碎了外界关于她去向的谣言。

如今，无论阿斯玛这朵“沙漠玫瑰”是否会随着叙利亚危机而销声匿迹，但正如莎士比亚所说，名字本来没有意义，就像玫瑰一样，换个名字也照样芬芳。（王晓枫）

“阿斯玛·阿萨德是最具吸引力的第一夫人……她的气质是未经修饰的优雅，而非华丽服饰包裹下的贵妇。”

去年，Vogue杂志在“沙漠玫瑰”一文中这样形容叙利亚第一夫人阿斯玛·阿萨德。由于叙利亚反对派与政府军冲突持续升级，Vogue被迫将“沙漠玫瑰”一文从网站撤下。

2月26日，叙利亚全民公投新宪法，“消失”数月的阿斯玛现身投票站，支持丈夫叙利亚总统巴沙尔。自从叙利亚局势动荡以来，阿斯玛鲜少露面，只公开发表过一次讲话。面对紧张局势，外界猜测，“沙漠玫瑰”阿斯玛能否从这场风暴中全身而退。